

火地

黄斌 李翊/著

越狱1935

机要悬疑档案

一座插翅难逃的死亡监狱，一个诡异凶险的千年古墓。
侵华日军到最后也没能解开的惊天谜团！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地火

黄斌 李翊/著

越狱1935

机要悬疑档案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火 / 黄斌, 李翊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 - 7 - 5151 - 0101 - 9

I. ①地… II. ①黄…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5946 号

地火

著 者 黄 斌 李 翊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 - 64210030 传 真:010 - 64283954

网 址 www. xycbs. com E - mail: xycbs8@ 126. com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1 - 0101 - 9

定 价 32.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特别鸣谢

《闯关东》《走西口》制片人 廉振华先生

对本书的鼎力支持

目 录

第一章	接老康	1
第二章	龙虎汇	25
第三章	见血	50
第四章	土遁	76
第五章	密道	104
第六章	古墓	129
第七章	七星连珠	160
第八章	九宫门	190
第九章	势变	219
第十章	英雄心	247
第十一章	惊天	272

第一章 接老康

汽笛声尚未从西伯利亚原野传来的前一刻，任谁都想不到这里将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

这里是新京，1935年的新京（长春）。

盆大的太阳被整片流云遮蔽住，在“满日亲善，和谐共治”“大满洲帝国，东亚共荣”的大幅标语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也正是这些标语，让新京这座原本光鲜亮丽的城市，平添了几分怨愤和凄怆。

自打伪满洲国将“伪都”定在这儿起，但凡肉眼所见之处，都在日复一日地照搬着残酷寡味的生活景象。

在新京的上空，纵横交错的电线延展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一天，借助这些电线来传送的电波频繁而忙碌。

因为这一天，一个人即将到来——“老康”。

因为老康身负重要使命，对于“接老康”的过程，新京地下党组织自然不会疏忽。就老康的回国路线，中共中央保卫局做了极其周密的安排，长春地下党组织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负责老康在东北的行程并护送其转至延安。

按照特委张书记的指示，这次行动由地下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北满特委副书记兼敌工部长沈子恩直接领导，北满特委第一副书记刘飞负责督办和协助。

行动小组由公开身份为美国哥伦比亚矿山机械公司工程师的北满特委委员黎仲明担任联络员，东北大学科班出身的他精通英语、日语，自从1930年入党以来，一直从事对敌地下斗争工作。其他组员有苏乙、刘东升、赵柯、吴静波。此次行动小组的代号为“静庵诗社”，这个极其神秘的行动小组所有组员

互不统属，均和沈子恩保持单线联系。在老康出现之前，行动组成员并未与老康谋过面，一切均由沈子恩单线安排。除此，小组成员中除联络员黎仲明和刘东升因工作关系相互认识以外，其他人均互不认识。

按照计划，下午四点五十分，苏乙将进入火车站接应老康，以手上的一本《静庵诗社诗笺稿》为联络方式，将老康带到作为此次行动第一个联络站的达菲面包房，由此处把任务下达给下线，派给老康新证件……

整个计划安排得周密而细致，但事实上去“接”老康的，却不止“静庵诗社”，远远不止。

在新京这块地盘上，几乎每件事都落不下日本人。

就在“静庵诗社”开始准备之时，八字胡的日本关东军二课课长武忠一郎正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步。一声“报告”后，助手大岛一脸得意地说了句让武忠一郎喜出望外的话：“那个支那猪终于开口了。”随后又压低嗓音补充道，“据他交代，一个化名为‘老康’的共产国际代表，两个小时后将到达新京。”

一番计划后，武忠一郎板着脸下达命令：“立刻开始抓捕行动。封锁车站，全城戒严，把共产党和力行社的潜伏人员全部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力行社特务尚青城手里正捧着由手下童威从美式电报机截获的电文内容，两眼放光般念叨着，“老康，没错，我等的就是这个老康。”随后与童威二人快步走出了情报室。

力行社东北干事组驻地会议室内窗帘紧闭，五六个身着黑色西装的精壮男子腰杆笔直、面无表情地围坐在会议桌前，一见便知这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待尚青城进来，几名男子齐刷刷起身立正道：“队长。”

尚青城威严地走到会议桌一头，挥手示意大家坐下后，言简意赅地说：“各位，久等了，请看幻灯。”紧跟在尚青城身后的童威随即按动幻灯机，墙上打出了一张放大的照片。

照片上，几个人正在开会，但面目模糊难认。

童威解释说：“这是情报科获取的中共六大时期的照片……这个人代号‘老康’，真实身份是共党驻苏俄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据刚刚截获的共党电文，此人为了向共党传达所谓的共产国际精神，已经搭乘直达新京的火车，准备经东北去往延安。这是我们手上仅有的关于老康的资料。”

话音未落，尚青城进一步补充：“我们此番来新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

人劫持到南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坐在下面的一个粗壮汉子嘟囔着：“这也太不清楚了。”

尚青城转过头去，声音明显不满：“杜尚德，你哪那么多废话？地图。”

杜尚德应后，迅速把一张新京市地图铺展在尚青城面前。

尚青城伏身看了看地图，继而用红笔在地图上描出了新京的铁路线，最后在火车站的位置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据我所知，共产党为此次的接站行动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到时共产党会替我们找出老康。”

童威接着按动幻灯机，墙上出现了达菲面包房和刘东升的照片，“达菲面包房的老板刘东升。据查，他就是这次共党行动小组的联络员。”说完，再次按动了幻灯机，墙上随即出现了苏乙的照片，“苏乙，汇仁洋行的职员，负责接站。他会将老康交由中共指派的另一个人接应，经过车站路、星满路……不过，我们已经预先在沿路做好了埋伏。”

尚青城质疑道：“苏乙之后，还有一个人负责送老康，这个人是谁？”

童威如实回答了句不知道。

尚青城似乎有些不安，沉思着在屋里踱步：“沿途街道的照片有吗？”

童威应声走到幻灯机前，再一次按动了幻灯机。尚青城仔细地审视着，突然，他神情一怔，快步走到墙边，指着街道照片中一处不起眼的背景里穿着雨衣的黎仲明的侧面影像。脑子里回忆起七年前在上海干过的一件丢人事儿。

那次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共党叛徒白鑫。当时，尚青城和杜尚德坐在上海公寓外间的饭桌前翻看报纸，尚青城不时翻起眼睛窥视着正躲在里间沙发上打电话的一个白胖男人。突然，里间窗户上的玻璃被楼外投掷的砖头打得粉碎。尚青城和杜尚德迅速冲出房间，沿着楼梯冲到楼外，只见几个男孩打打闹闹地跑了过去，二人便返身走回楼内。在楼道里，照片上的黎仲明不慌不忙下楼，与尚青城二人擦肩而过，尚青城下意识看了一眼他。等二人走回房间，却猛然看到里间的那个白胖男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尚青城想起这些，嘴里喃喃道：“看来，有必要临时改变作战方案了。”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尖锐刺耳的汽车刹车声。杜尚德迅速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丝缝隙向外窥看，异常紧张地扭头道：“日本人把我们包围了！”话音刚落，房门被炸得四分五裂，木屑横飞。

尚青城大喊：“快隐蔽！”说着飞身躲到一组沙发的背后举枪还击。一名最先进入房门的日军被击毙。童威和杜尚德以及另一名组员纷纷各找掩体，举

枪还击。一时间枪声大作。

尚青城看了看窗户，朝门口连开了几枪。

童威与杜尚德借机跳上了窗台，杜尚德一个虎跳，跃到了对面的民房屋顶。

见组员脱险，尚青城继续冲着门外开枪：“小鬼子，来吧，老子陪你们玩玩……”直到打光了子弹，一脸沮丧地扔掉手中的枪，隐藏在沙发背后。

等日本人冲进来，尚青城一个前扑，抱住为首的日本士兵，扭打在一起。大岛带着几个士兵一起围过来，拳打脚踢，终于把尚青城制服。

东亚银行经理办公室内，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经理周白石。”旁边还放着一本《静庵诗社诗笺稿》。周白石正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份证件。这时，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起。周白石沉着而迅捷地拿起电话筒，里面传出略带嘶哑的声音：“把老太爷的药准备好，表弟已经出门了。”

周白石挂上电话后，把那份证件夹在了《静庵诗社诗笺稿》里，然后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把书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起身拿起桌上的一盆花摆到窗台上。

刚坐回办公桌前，办公室的门猛地被推开。两名“特高课”端着枪快速冲了进来。其中一人小心上前，伸手搜查周白石的身体。周白石猛然推开，转身扑向窗台，用力把花盆推了下去。

此时，黎仲明已按既定计划，从达菲面包房的蛋糕里取出——“证件在东亚银行，以花盆为号”的字条。下车后，正缓步走到东亚银行门前，突然一个花盆飞过黎仲明的头顶，直落在身边的地面上摔得粉碎。黎仲明一惊，警觉地转身向别克车跑去。身后猛然传来几声枪响。随着便是玻璃窗的破碎声，周白石的身体从银行二楼的窗户里跌落而出，“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按照沈子恩指示，行动小组无论哪个环节出现意外，都要不惜一切代价终止接站计划。黎仲明猛然加快了车速，直奔火车站而去。

从东亚银行回来后，大岛把在周白石办公室里发现的《静庵诗社诗笺稿》和伪造的身份证件呈给武忠一郎，那身份证上赫然写着“马增君”。

大岛揣测道：“我猜这个马增君一定就是老康……”

武忠一郎在上面看了一会儿后，下令道：“去车站。”

随着火车汽笛的长鸣，远处一列冒着白烟的火车缓缓驶向车站。接站的人

群开始躁动起来，纷纷涌向列车进站的站台一侧。等候多时的苏乙终于松了口气，他退后两步，站在接站人群的身后打开了自己的手提包，从中取出了一本《静庵诗社诗笺稿》拿在手里。苏乙的举动没有逃过已守在角落里已久的武忠一郎的眼睛。武忠一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苏乙，嘴里兴奋地念叨：“只要盯住他，大鱼就会自动上钩了。”

列车缓缓停稳。

十二号车厢内的十名旅客纷纷站了起来，有的穿衣服，有的从行李架上取行李。就在这紧要关头，黎仲明飞快地跑进车站，涌入站台上的人群里。

列车车门眼看就要开启，接站的人拥挤到不同的车门及车窗前，和车里的人打着招呼，还有人通过开启的车窗向外递送行李，场面一度混乱。

黎仲明沿着站台快步走了过来，他终于看到了手持《静庵诗社诗笺稿》正慢慢向车尾十二号车厢移动的苏乙，猛然发现苏乙的身后跟着几名神情可疑的便衣特务。黎仲明一怔，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迅速观察了一下苏乙的周围，又看到了赫然站在僻静处的武忠一郎和大岛。

就在这时，火车车门开启，列车员走下了火车……

苏乙加快脚步向着车尾方向走去，几名特务如影随形。黎仲明惊愕地看着苏乙的背影沉思片刻，返身向着与苏乙相反的方向跑去。他边跑边从身后掏出了手枪。

这时，旅客们已经开始下车。

黎仲明迅速跑进人群，举枪对天连开两枪，人群尖叫着四散奔逃。

苏乙听到枪声迅速回身查看，这时黎仲明背对苏乙冲天又开一枪，继而随着慌乱的人群向站台外跑去。苏乙似乎明白了过来，迅速向火车对面一侧的站台跑去。身后的几名特务当即向苏乙冲了过去。

武忠一郎恼怒道：“混蛋！立刻封锁站台，所有人不许下车。”指着黎仲明的背影对大岛说，“别让那个开枪的跑了。”

得令后，大岛带着几名手下向黎仲明追去。

与此同时，一队持枪荷弹的日本宪兵从埋伏地点迅速跑向各个车门，一边驱散接站的人群一边封堵了车厢门。一时间站台大乱，人们呼天喊地，四散奔逃。

列车十二号车厢，鱼贯站在车厢中准备下车的十名旅客也都被站台上的枪声和混乱的场面所震撼，一个个神态各异。

站台上，苏乙跳入列车对面的一个空置站台内，沿着铁路拔腿狂奔，身后，几名日本特务穷追不舍。几声枪响后，苏乙中数弹倒在了地上。

黎仲明从车站逃出来后，迅速开车离去。追出来的大岛见状也立刻坐上了一辆摩托车。大岛坐在摩托车上举着枪不断向黎仲明的汽车射击，很快，黎仲明汽车的后风挡玻璃就被打碎了，黎仲明的胳膊被子弹擦伤，鲜血直流，他一手捂住伤口，一手紧握住方向盘。汽车行驶到一个岔路口，黎仲明猛打方向，将车驶入一条较为宽阔的道路上。大岛乘坐的摩托车紧随其后。

大岛一边射击一边大喊：“前面右拐，走小路，截住他！”

大路上，黎仲明透过后视镜发现大岛的摩托车驶向了小路，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猛踩油门向前冲去。

大岛乘坐的摩托车沿着小路飞驰，在一路口前突然停住。大岛和摩托车上的两名日本兵举枪对准了路口。

路口内，黎仲明驾驶的汽车飞快驶来。大岛和两名日本兵冲着汽车接连开枪，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被打得粉碎，但汽车毫不减速，冲着摩托车直冲过来。

大岛有些慌乱，一边射击一边喊：“开车，开车……”

就在黎仲明的汽车就要冲出路口的瞬间，大岛乘坐的摩托车向前驶去，避开了汽车冲击而来的方向。汽车内，黎仲明俯身在方向盘下方，一边躲避迎面而来的子弹一边驾驶汽车，汽车驶出大路的瞬间，黎仲明一脚急刹车并猛打方向，汽车向着摩托车的方向拐去。继而，黎仲明猛踩油门，向着前面的摩托车直冲而去。这下变成了黎仲明开车追赶日军的摩托车。

眼看身后的汽车就要撞上摩托车，大岛和两名日军都有些慌乱。颠簸中摩托车侧轮打滑，失去平衡，翻倒在了路边的水沟中，大岛也被甩了出去。

黎仲明直起身子长出了一口气，但猛然之间黎仲明发现前方已到了小路的尽头，汽车正高速向着小路尽头的一片树林冲去。黎仲明大惊，他一面踩刹车一面打开车门，在汽车撞向树林的刹那，黎仲明跳了出去。

车站大表上的时间已经指向五点一刻，刚刚发生的骚动已经基本平稳，一排排日本士兵把守在火车旁边。武忠一郎手里拿着那本《静庵诗社诗笺稿》在站台上焦躁地走着。

一名军官跑来：“报告，根据车长的口供，从海参崴上车的乘客全都在十二号车厢内。”武忠一郎随即便带着两名日军走了进去，所有人或忐忑或期待或愤怒地默默注视着武忠一郎。

武忠一郎突然向着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不起各位，耽误了大家的行程，我在这里向各位赔罪。”刚刚冲动过的廖万民站了起来：“赔罪就不必了，我们可以下车了吗？”

武忠一郎探究地端详了廖万民片刻，又转向众人：“对不起，我们接到情报，有一个危害满洲国安定的危险分子就藏在各位之中。”

在座的十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惊慌，不约而同地用怀疑的目光互相看了看。

随后，他们便被带到了宪兵司令部会议室。十名旅客围坐在会议桌的周围，大家木然地看着面前放着的几张白纸和一支钢笔。

这夜，变得异常漫长。

十个人围坐在会议桌的周围，一个个神情疲惫，有的人嘴唇已经干裂，他们面前的纸笔都已经不见了。

会议室外的一处玻璃窗前，武忠一郎正透过窗户观察着会议室内的情况。一个日本兵拿着一叠纸走过去：“课长，这是他们十个人自己写的情况……”

武忠一郎开口道：“有没有叫马增君的？”

日本兵摇了摇头，依次指向十个人：“那个叫廖万民、宋鼎臣、林永富、柴枞岗、龙显、许国杰、张鸿、赵子力、朱厚聪、金喜岷。至于他们的身份，目前还在调查中。”

武忠一郎看了看手里从周白石那儿得到的身份证件：“老康、马增君或者是廖万民、宋鼎臣、林永富……”气愤地把身份证件揉成一团。

虽然黎仲明勉强脱身，但大岛已经查清他就是“表弟”，请示武忠一郎允许他全城搜查。武忠一郎却不满地瞪了大岛一眼：“蠢猪，你忘了我们还有一招叫请君入瓮吗？”随后又自得道，“我之所以没有打掉共产党的达菲面包房这个联络站，目的就是应对目前的不测之需。共产党一般都是采取单线联系，眼下我们破获了他们的接站行动，搅乱了他们的布局，所以那些漏网之鱼包括你说的那个‘表弟’就只能通过这个联络站获取下一步的任务。”大岛临走前，又叮嘱说，“记住，不要惊动了那个共产党的联络员刘东升，以免打草惊蛇。”

按照指示，大岛和三名日本特务正在面包房对面道奇轿车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达菲面包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刘东升正站在柜台前低头打着算盘。

这时一辆轿车驶来，停靠在达菲面包房门前，两个身穿夹克的男人下车向

面包房走去。

大岛马上提高警惕，“注意这两个人，出来后再下手。”但轿车阻挡了他们的一部分视线，使他们不能完全看清面包房内的情况。

道奇车后面，受伤的黎仲明从一个胡同口探出身来，在阴影的保护下，谨慎地观察四周的情况。

这时，达菲面包房的门开了，两个身穿夹克的人一前一后持枪夹着刘东升走了出来。

黎仲明感到情况不妙，赶忙掏出手枪。就在黎仲明正欲上前行动之际，一侧的道奇车上冲下来四个人，直奔达菲面包房而去。

见此情形，黎仲明只好继续隐藏着观察情况。

达菲面包房门口，大岛和三名特务举起枪对准穿夹克的人：“不许动！”

这时轿车中突然冲出一名男子，举枪便向大岛和特务开始射击，被大岛用枪指着的杜尚德和童威也不由分说，举枪便向日本人开火。还击中，轿车中冲出的那名男子中枪倒地，童威、杜尚德一边打开车门作掩护一边向大岛等人射击。

刘东升趁乱向街道另一头逃去。

大岛等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童威和杜尚德已经自顾不暇，也只能眼看刘东升逃掉。

童威从腰间取出一颗手雷，咬下保险栓，起身向大岛的方向掷去。大岛等人见状，立刻退到车后躲避。

只听一声巨响，手雷爆炸，轿车跟着起了火。大岛等人迅速避开起火的轿车冲上前去，但童威和杜尚德以及刘东升都已经不知去向。

黎仲明在暗处目睹了这一切，转身离开后，痛苦地捂着胳膊上的伤口，在阴暗的街道上踽踽独行。

就在这晚。

沈子恩警觉地走到丰盛粮店门口，敲了敲门。一番暗语过后，粮店门从内打开。老头带着沈子恩走进粮店内的地窖，地窖里烟雾腾腾。刘飞和一位陌生人正坐在破旧的八仙桌前抽烟，一见沈子恩进来，刘飞起身问道：“子恩，听到老康同志的下落了吗？”

沈子恩没有回答，而是警觉地注视着那位陌生人。

刘飞急忙向沈子恩介绍：“这是特派员朱元朗同志，刚从天津到达。”

朱元朗解释道：“组织上是派我来接应老康进关的，没想到出现这种状况。”

讲了海参崴乘客被收押后，沈子恩又沉痛道：“就在一个小时前，日本人和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又袭击了达菲面包房，联络员刘东升同志生死不明。”

刘飞一拍桌子：“撞了邪了？日本人怎么对我们一清二楚？”

沈子恩声音放得低了些：“接站行动失败，联络站暴露，问题应该出在我们内部。”听到这里，朱元朗愤然站了起来：“一定有内奸，我要是知道这人是谁，非宰了他不可。”

刘飞在屋里踱了几步：“子恩同志，不管怎么说，这次接应行动失败，你……”

沈子恩截断话茬：“当务之急是如何把老康从监狱救出来。”

刘飞的语气变得有些粗暴：“我不这么认为。沈子恩同志，照你所说，我们内部有奸细才导致整个接应行动的失败。可是这次的行动高度保密，只有你和‘静庵诗社’的小组成员参与了……”

沈子恩的情绪有些失控：“难道你怀疑我和行动小组？”

刘飞也有些激动：“我没这么说，不过现在行动小组的五位同志，周白石和苏乙已经牺牲，刘东升生死不明，只有你和表弟……”

见这么下去非打起来不可，朱元朗打着圆场：“你们都别激动。子恩，你先坐下，不管怎样，事情一定会搞清楚的。”

沈子恩看了朱元朗一眼，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不过……有些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朱元朗沉吟着：“子恩同志，……组织上已经明确让我留下来，参与营救老康的工作。目前我们只能从你查起，因为你掌握的情况最多。”

刘飞的语气变得诚恳了起来：“参与这次行动的就只剩下你和‘表弟’了，对你我还是充分信任的，至于‘表弟’嘛……你看这样好不好，请你先把‘表弟’的档案资料交给我……”

沈子恩有些错愕：“刘飞同志，你知道，我和行动小组都是单线联系，我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没有张书记的命令，我绝不能把‘表弟’的资料交给任何人，包括你在内。”

刘飞勃然变色：“张书记远赴延安开会，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沈子恩沉默不语。

“那你就在这好好反思反思吧。”刘飞说完，与朱元朗对视一眼，二人起身走了出去。

离开粮店后，朱元朗就带着锄奸队的李立、刘宝丰来到沈子恩家里搜查。他们找到许多信封和档案袋，可是里面都是空的。

正无奈地继续翻找着，朱元朗突然听见门外有动静，急忙示意另外两人：“嘘……”

黎仲明警觉地走到沈子恩家门口，敲了敲门。

朱元朗轻声回话：“是表弟吗？”

黎仲明听出里面的人不是沈子恩，顿时感到情况不妙，转身就跑。

此时街道上已无行人，一辆汽车沿着街道高速行驶。突然，黎仲明从街道边上的一条胡同冲了出来，司机急忙一脚刹车，但还是堪堪撞倒了他。车后座里的女孩儿急忙下车，一眼认出了倒在地上的黎仲明，焦急地冲到黎仲明身边：“仲明？”

黎仲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杨念！”

杨念疼惜地扶着黎仲明上了车，直奔杨念家开去，刚进入家门，佣人便上来招呼。这里是伪满洲国实业大臣杨浮舟官邸，内部装修摆设自然奢华富贵。

确定老爷子没在家，杨念和佣人把黎仲明扶到沙发上去，细心地给黎仲明包扎伤口。黎仲明问起杨念她们新京报社的情况来。经杨念说，城里有几处发生了枪战，死了不少人。今天下午，日本人在火车站抓了一个车厢的人。黎仲明听此一愣：“一个车厢的人？那你们应该把这消息发出去。”

聊了几句后，见黎仲明伤后多少有些疲惫，杨念便让他早些休息。

看着房门关闭，黎仲明的神情立刻变得忧郁起。沈子恩的指示还在耳边“如果出现意外，你一定要想办法尽早回到你的办公室……”

天还未亮，黎仲明便偷着来到满洲铁矿公司的灰色小楼前，四下看看后，快步回到满铁公司设备科自己办公室内，眼睛不断地向电话看去。

新京商会朱元朗办公室是一处宽敞的套间，外间被布置成朱元朗的办公室，被屏风遮挡的内间里是朱元朗的休息室，里面有一张床和一张麻将桌。

朱元朗和锄奸队队长李立、副队长刘宝丰、联络员虎子正围坐在麻将桌前，一边假装打麻将一边开会。

朱元朗碰了一张牌，小声说道：“由于‘表弟’的出卖，导致我们的接站行动全盘失败。咱们党的地下组织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所以北满特

委已经下令锄奸。李队长，刘副队长，你们锄奸队务必尽快给我铲除这个‘表弟’。”

刘宝丰一拍桌子：“他妈的，叛徒。抓到这个‘表弟’我非把他千万剐。”

李立急忙示意刘宝丰冷静，接着顺手打出一张牌：“么鸡……特派员，这个‘表弟’一直都很神秘，长期以来都是和沈子恩单线联系，据说在咱们北满特委中除了沈子恩，就是刘东升同志见过‘表弟’一面，可现在刘东升下落不明。”李立继续说了下去，“我调查过沈子恩，在1932年‘追风行动’失败后的几天里，沈子恩曾经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去向不明。”

这时，朱元朗吩咐道：“沈子恩的问题必须由张书记回来后亲自处理，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全力营救‘老康’，所以我决定成立新的营救小组，我任组长，李立和刘宝丰任副组长，虎子为联络员，这里就作为咱们新的联络地点。”

正聊着，外面敲门声响了起来。朱元朗给大家使了个眼色，四人默契地开始洗牌。

来人是粮店负责看管沈子恩的那位，报告的消息竟然是：沈子恩跑了——借机上厕所跑掉的。

这可气坏了朱元朗，随即命令锄奸队员全城捉拿沈子恩和“表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又命令虎子马上通知北满特委各个机关，称沈子恩已经叛变投敌，请他们立刻分散转移。

因老康迟迟未浮出水面，除了已经确认的张鸿先生是满洲国商会会长张中介的儿子外，武忠一郎决定将余下所有人全部移送到满洲模范监狱收押。

满洲模范监狱的前身是美国传教士高怀德创建的修道院，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改建成新京第一监狱，不仅规模大，而且各项设施都非常先进，后来被天皇和满洲政府封为满洲模范监狱。几辆架着机枪的摩托车前后左右地护卫着一辆被帆布遮挡的军用卡车鱼贯驶进监狱大门。

一阵金属碰撞声响起，通往监狱内部的一个铁栅栏门被打开，董平山带着两名狱警从里面走了出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警棍。

董平山一边用双手熟练地把玩着警棍一边走到众人面前：“欢迎各位入监满洲模范监狱，我是本监狱的看守长董平山！”

九名旅客闻听立刻面面相觑，随即如同炸营般吵闹起来，廖万民走到董平山面前：“你知道老子是干什么的吗？日本人老子惹不起，不过就凭你也敢跟

老子耍威风，老子他妈的不尿你！”

董平山皱起了眉头，小声对身边的狱警道：“让他们懂点规矩。”狱警立刻挥舞警棍冲了上来，对着众人一顿暴打。

众人被镇住了，下意识地停止了喧哗。朱厚聪被打破了脑袋，鲜血直流。

现场一片寂静，许国杰默默地掏出手绢递给朱厚聪。

董平山得意一笑：“各位，从今天开始，你们将作为满洲国等待判决的疑犯，收押在本狱北监，统称‘北未决’。”随即又道：“根据监狱的规定，你们身上所有物品，包括服装鞋袜乃至裤衩背心将由监狱统一保管，你们必须一丝不挂地走到铁栏杆通道，接受狱警的检查，然后换上你们各自的囚服，听明白了吗？”

众人一脸愤怒，但都没有出声。

因为杨念的报道，商客被武忠一郎关押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对于武忠一郎而言，尽快找出老康迫在眉睫，但一番审讯下来却毫无成果，只好找一个人先出来当替死鬼。就在这时，尚青城以“叛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往模范监狱收监。

沈子恩脱险后，戴着低礼帽混在人群中走着，转身迅速走入身旁的同福酒楼。

接到电话赶来的黎仲明正等在二楼的包间内，沈子恩推门进入包间，沈子恩掏出一把钥匙和一张纸条递给黎仲明：“这是一个账号，你立刻……”

同福酒楼门口，几辆日军的摩托车接踵而至，大岛和一些日军纷纷跳下摩托车。

沈子恩一把将黎仲明拉到包间的后窗前，顺手推开了窗户：“你从这里跳到对面的那个屋顶，再向右翻过两个屋就看到一条胡同，你下到胡同里就安全了。”

执拗不过沈子恩，黎仲明只好跃上了窗台，回头深深地看了沈子恩一眼。

沈子恩交代一番后，在黎仲明的后背上猛推一把，黎仲明纵身跃到了对面的房顶。

沈子恩走回到餐桌前坐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时包厢门从外被一脚踹开，大岛和几名日军冲了进来。

沈子恩平静地拿起桌子上的礼帽戴在头上，挺胸抬头随他们向外走去。

日军推搡着沈子恩走出酒楼，他深情地环视了一眼围观的群众，而后抬头